# 叔嫂奸情

书生王文甫在二十五岁那年丧妻，从此看淡功名，放弃文章事业，操起祖业，做些薄利的生意。平时无事是，与表弟必英在家闲住。这日来到城东，只见一位年约二十出头的貌美女子从花丛中走出，淡妆素雅，体态轻盈，风姿绰约、娇媚多姿，她乍一见到王文甫，只看了一眼便低眉垂首而去。文甫见到美娇娘，早就被勾了魂，觉如能娶到如此美眷，也不枉此生。于是就追妇人而去。半路上巧遇媒人婆，查问之下媒人说∶「那女子是李月仙，三年前丈夫去世，现由使女红香陪着。」

文甫急急回家取聘礼，央求媒人去说媒。却也水到渠成。次日，文甫敬备水酒，宴请四邻。不多时，新娘的花轿到了，夫妻双双拜天地祖宗，亲朋好友吃完喜宴，已是三更。文甫扶新娘入房，将她一把扯到床沿上双双坐下。文甫醉眼地看着美若天仙的月仙，欲火上身，月仙见了，吃吃笑着解开自己身上的衬衣，露出半截趐胸，双峰微微地倾动着，一阵阵体香扑面而来。文甫「忽」的一声吹灭了灯火，七手八脚地褪去月仙衣裤，微光中只见细嫩的玉体横陈在床，文甫裸身压住月仙，阴阳两性一经交汇，如云如雨，辗转翻覆。虽说是一对新人，却是两个识途老手，无需引导，自然会玩乐享受，先是一阵阵的呻吟叫唤，接着又闻一浪高过一浪的「吱吱」作响，文甫把久储的满池淫精，全部泄入月仙久旱乾渴的花田里。

直到天明，文甫才把月仙满身的琼浆玉露擦净，满足地抱紧月仙，倒头睡去。

新婚伊始，夫妻俩人如鱼得水，如胶似漆，每日调笑弄情，每夜都做尽男女交欢之事，渐渐坐吃山空。一天，必英告诉文甫，米价又涨，眼看要闹饥荒了，月仙提议可找些活计来度过荒年。

文甫无奈，想到祖父曾到四川一带贩卖药材，于是准备暂别新娘，到南方跑跑药材生意，维持生计，算算也许一、两年才能回家一趟。

文甫告别月仙，把家里的大小事情托付表弟必英照管，自行往江南做生意去了。

必英年方十八岁，正值年青气旺，又长得俊俏，常有人带他去妓院饮酒贪欢。一日夜深人静，半醉而归。使女红香去开门，必英带着几分醉意，见红香娇嫩动人，一把抱住欲亲嘴，红香大惊，想叫又不敢叫，只好用双手推开必英，必英楼紧红香不放，红香无奈，只得让他一亲芳泽。

第二天早上，红香在厨房煮饭，必英想到红香半推半就的娇美模样，放胆前来一把抱住红香。

「我正煮饭呢！」红香假意挣扎，必英强把她按到灶台边，红香扭不过，任其扯下裤子，把硬梆梆的阳物插入红香体内。必英猛力冲刺，红香痛得忍不住叫出来。楼上的月仙闻声下楼，惊得必英忙将阳物拔出，救命逃走，却射了一地的精液。

「这是什麽？」月仙指着地下问道。红香扭过脸去，支吾其词∶「是米汤撤了。」

晚上，月仙备了酒菜，叫红香和必英一同对饮。月仙说∶「二叔，你哥哥不在，家里的事烦劳你操心了。」

必英想诳月仙多饮些酒，待其醉了好和红香交欢，便劝月仙多饮几杯，月仙醉脸红红，上楼去了。必英拉住红香要脱衣服，红香道∶「别急，万一你嫂嫂醒来看见不好，不如等到半夜。

半夜时，月仙听到鸡叫忙下楼查看，必英见到嫂子提灯下楼，大失所望，想翻身，又怕月仙听见动静，只好赤裸身躯面朝天，只是那话儿，如长桅般坚挺，实在是无法遮盖。月仙正待上楼，灯影下照见二叔那话儿，足足有半尺长，硬梆梆的挺立着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心里想∶「这般小小年纪，为何有如此长的阳物？我的两个丈夫，都不如他的这般雄壮。」

心中欲火冲动，大腿窝里湿润地流了一滩淫水，她夹一夹腿就要走，可是偏又走不动，想了想∶「叔嫂通奸，世间多的是，若与他偷一次乐，又有何不可？」但又怕声张出去，如何做人。狠心提灯上楼，转念之间月仙淫心又起，再次下楼。

「想那二叔正在熟睡中，哪里知道是谁。」

月仙是个年轻少妇，丈夫外出经商日久，身子早已乾渴难耐，现又趁着酒性，触动欲火，也就不顾羞耻，悄悄上床，跨骑在必英身上，撩开裙子，两手支在床上，对着直挺的阳物套去。套拔几次深觉比丈夫的更刺激，何况必英的阳物如火般炽热，月仙索性趴在必英身上，让阳物插入玉穴底层，直顶宫门，快活得月仙心里忍不住想狂叫，又不敢喊出来。套弄三十馀下，怕惊醒必英，只得将身子翻到床边，正待下床，哪知装睡的必英不肯放过这天赐的良机，一骨碌翻身，双手搂住月仙，将之压倒在床、分开双腿，把一杆肉枪直刺入桃源洞里，还假意叫道∶「红香姐，今日为何这般知识？」

月仙听了，于是放下心来与必英交欢。必英见月仙曲意奉承、遂把阳物拔出，再度狠狠的刺入湿渍渍的蓬门，在里面使劲地搅动，一连抽动了几十次，把月仙弄得喘不过气来，双手紧抓必英宽阔的胸膛。必英又问∶「快活麽？」月仙不敢出声，哼哼唉唉的真是销魂。

必英停手道∶「今日我见嫂子醉後真动人，若能与她燕好，我使出本事来，定弄得她快活无比。」

月仙听了，装做红香道∶「你就把我当嫂子吧，先把我弄快活了，再给你和嫂嫂作媒。」

必英说∶「可惜没机会。」

月仙说∶「嫂嫂现在也许好梦正甜，你去奸她，她就算醒了，也不敢叫。」

说罢，月仙匆匆把阳物拭净，上楼脱衣睡下。必英悄悄摸上楼，爬上月仙的床，一摸竟是一丝不挂，猛地趴于其上，把阳物刺入花门，抽送了十来下，只觉阴户里汪洋一片。月仙假意驽慌道∶「什麽人？」

必英喊说∶「嫂嫂，是我。」

说完又把她紧搂，不待月仙装腔作势，就在她阴户抽动出入。月仙又说∶「真是大胆，我如果叫起来，岂不颜面尽失！也罢，只许这次，下不为例。」

必英见她彻底顺服，于是使出浑身解数奸淫月仙，月仙再也忍捺不住，叫出许许多多肉麻的话来。

天亮後，月仙先醒，想起昨夜交欢，享受了无尽的快活，再也顾不得什麽名节，抱着必英就要求欢。必英醒来，提起月仙的玉腿搭在肩上，再度攻占玉仙的玉门关，来回抽动，又睁眼欣赏自己冲锋陷阵的英勇模样，果然觉得情趣十足。

那火红暴凸的硬挺银枪，把月仙椿捣得门户洞开、淫水四溢。从此叔嫂二人形影不离，外人谁也不知道。

大约一年光景，文甫从南方回来，见红香双峰高耸，对月仙说道∶「红香怕是已经偷尝禁果了？」

月仙懒懒地答道∶「也许是二叔不老实吧！」

文甫想了想，决定带必英去南方贩卖药材，一方面想让他熟悉做生意的门路，自己便可以长年在家。

两人南下广东，数月奔劳，药材已卖了一半，文甫要必英留下继续做生意，自己先回家，必英因此闷闷不乐。

第二天，文甫起程，必英执意送行，两人坐上水船，当时文甫肚痛，到船头解手，必英扶他出舱，一时心中竟生歹念∶「不如要了他的命，便可与月仙做长久夫妻。」

于是把心一横，推文甫落水。

没想到文甫命不该绝，竟攀上一棵流过身边的柳树，逃过一劫。文甫大难不死，遂告官逮捕必英，必英认罪後，被判死罪，打入牢中。

必英因年轻英俊，被牢头看中，要他夜间相陪，可少受些活罪。而这一年适逢广东大赦，抚台大人又很善良，必英听到这消息，便托人代写讼状喊冤，辩说文甫是失足落水。抚台大人见状说∶「既然人财两在，又何必判这少年死罪。」

因而改判三年，刑满释放。

三年後，必英出狱，经牢头引见府衙里当差的李禁子，必英答应让李禁子鸡奸，而李禁子则代为设计陷害文甫入狱，以泄必英心中之恨。

李禁子买通土匪头子，诬陷文甫为同党，将文甫收押入牢。坐牢半年，期间月仙典卖所有的家当，换银子以供文甫使用。眼见只剩下空屋一间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无奈，只得把红香卖给人家作小妾，收些银两，聊以度日。

必英自从诡计得逞，日日指望能尽快与月仙重修旧好，李禁子阻拦说道∶「不行！

文甫一直以为你在广东，如果得知你在这里，必定反过头来控告你，何况他家里才卖了红香，还有银子维持生计。再等一年，他银子用尽，没饭吃之时，我再劝他卖妻子，必然成功，到那时，你便可娶得美人归。

必英心急难耐，说道∶「还要再等一年？我哪能熬得了这麽久！」

李禁子想一想，说道∶「也罢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乾脆找人偷走他家的银子，让他早日卖老婆。」

李禁子遂找人盗走月仙的银子，然後向文甫装出一脸同情的样子，劝道∶「与其两人束手待毙，不如把娘子转手，得些聘金，到时遇到清官老爷，或许能减刑提前释放也未定。」

文甫也见事到如今，与其让月仙跟着自己受罪，不如暂时另嫁他人，也就含泪答应了。

李禁子乃对月仙提起，月仙连声辩道∶「那岂不是失节麽？」

李禁子开导她道∶「如果是背着丈夫偷汉子，才是失节；如今是救丈夫的命，怎能叫失节呢？我有一好友，为人忠厚，让他出聘金三十两。这样，文甫的每日供养就不缺了。」

月仙至此，也无可奈何了。

李禁子立即找必英，取得三十两聘银，并告诫必英∶「新婚之时，千万不可泄露真实身份，以免节外生枝，晚上不要点灯、少说话，别让月仙认出相貌来，等日长天久，月仙渐渐忘记文甫，再表明真相也不迟。到那时，她才真能斩断兴前夫的恩情，和你做长久的夫妻，这一切就得看你手段高不高明了。」

必英听了，点头答应。

李禁子来见文甫，笑道∶「真是前世姻缘，一说即成。」说罢将三十两银子摆到桌上。文甫与月仙见状，抱头大哭。李禁子劝阻道∶「这都是命中注定，今日你妻子到别人家去，也算是喜事一桩，来日再相会吧！」

月仙哭别文甫，嫁到必英新置的家中，场面好不热闹，月仙只得强忍心头痛苦，进入洞房。

半夜时分，酒席散去，必英回到房内，见月仙掩面哭啼，便走近她低声说道∶「也难怪你这般苦楚，但今夜是你我的好日子，就别再伤心了。」

说罢把灯一口吹灭，欲抱月仙入睡，月仙端坐不理，必英一把抱起放到床上，自己脱尽衣服，伸手去楼月仙，月仙仍不肯就范，必英只好动手解开月仙的衣带。月仙强忍痛苦，又怕违反礼仪，只好解下小衣，身子朝外睡着。必英欲火难禁，哪能熬得住，等了这麽多年，岂能就此罢手，于是强搂她转过来，月仙却紧紧抓住床柱，硬是不能转过身来。必英一急，只好褪尽月仙的贴身短裤，从後面插进月仙的玉穴，虽是不能直捣宫门，倒也有八分的满足。如此一来一往抽动了几十下，不觉「渍渍」作响，不仅新郎魂飞九宵，就是月仙也欲火中烧。

必英又央求道∶「新娘，当放手时须放手。」

月仙轻叹一口气，放开两手，任凭必英接着转过身来。月仙从微光中看见新郎手中提着的宝贝竟与以前必英的差不多，又粗又长，心中十分中意，一时忘了适才的悲痛，反把那火热热的阳物握在手里把玩，玉手使劲的套弄、来回伸缩，只见眼前的阳物猛地涨起来，足足有半尺多长，像长棍那般坚挺，于是又将之敲打床板，声响竟如鼓一般，月仙此时再也难捺欲火，眼中荡起阵阵闪光。

必英的手忍不住的在花丛中揉擦，那花阴唇处，已是一片露水乱溢。必英见状，挺起宝物，一下子猛刺入月仙的玉体，几乎把她挑了起来。月仙「啊！」的一声，犹如乾柴遇着烈火，顿时烧遍全身。

必英熬了这麽久，一旦重享与月仙的好时光，不快活尽透那肯罢休，连番征战十几回，泄後稍歇、歇足再挺、挺起後又再度攻陷月仙的玉穴，直把月仙搞得隐隐生痛，可是又痛中带痒，好不畅快，必英把积蓄多年的精华全灌入月仙的体内，直到玉穴满溢，擦了又擦，新婚的被单早就黏湿一片。

月仙被戮弄了几十遍，再也顶不住必英的锐气，只好讨饶说∶「郎君，得绕人处且饶人。留些力气，来日再乐也不迟。」必英这才抽出阳物。

月仙又问其姓名，必英笑着胡扯一个名字後，又告诉月仙了说道∶「我代理买卖，必须早出晚归，你一日三餐，不必等我。天明後，必英早早离去，到李禁子家中饮酒。

然後就到各处消遥快活，心中洋洋得意。又到药铺里买一种春药，将之放在阴道里，会痒热难熬，若再巾到阳物一动，必定满身趐软，如醉如迷，即使是亲娘老子，也忘得一乾二净。

必英买好了药，见天色已晚，回到家来，月仙早已上床，忙不迭坐起说∶「待我点灯照明。」

必英说∶「不必了，我小时候害眼疾留下的小毛病，十分怕见光，一见灯光就酸痛流泪的。」

上床後，必英脱去月仙的衣带，搂过来便亲嘴儿，又轻咬月仙的粉嫩脸蛋。假装爱抚她的私处，将春药悄悄地放了进去，然後就挑逗起来。用手轻捏她的双乳，左右游移着摸索，然後把嘴凑上乳峰肆意吸吮，只见此时的月仙不停抽缩两脚，呼吸也渐粗了，必英知道是药性发作，故意不理。月仙急得忙把玉手放在两腿间乱擦，无奈阵阵骚热，奇痒难熬，想要必英帮忙止欲解渴，又羞于启齿，偏又无法忍受，只能扭动腰身，花枝乱颤的暗示。

必英心想∶这时若把她弄快活了，定可让她早些忘却前夫，更专心对我。于是便说道∶「娘子，我连日辛苦，几夜不曾好睡，我想不如你跨在我的身上玩一玩，如何？」

月仙说∶「反正都是一样快活，有何不可。」

于是跨在必英身上，把他压实了，又用纤纤玉手捧着硬挺的阳物，对准自己的桃源洞凹倒套进去。当春药遇上阳物，犹如烈火巾到热油，火辣辣的剧烈发作，月仙耐不住刺激呻吟起来，边叫边套住必英的玉萧没命地乱动，必英只觉得自己连根带肉紧紧地被月仙咬合着，一松一紧的搅翻了五脏六腑，又如倒泄春水一般射出，抽筋似的「哼哼呀呀」直叫，弄到高兴处，必英又翻过身来，把月仙压在身下，直把玉萧顶入桃源深处，然後猛地抽出，弄得月仙魂飞九重天外，直叫道∶「啊！从没有这般快活过。」

必英说∶「现在还想前夫吗？」

月仙娇声说道∶「此时哪有闲工夫想他呀！」

过了两个多月，夫妻俩夜夜狂欢，爱得如胶似漆，有一夜，正弄得酣美，必英忽然问道∶「我与你前夫谁比较够劲？」

月仙笑着说道∶「自然是你罗。」

「那麽跟必英比呢？」

月仙一愣，心想他如何知道必英，再仔细一想，愈觉得眼前的夫君和必英真像，不仅阳物相似、动作亦相同。但仍不知真情。

必英说道∶「嫂嫂，经过这麽多天的相处，却不知我就是必英吗？」

月仙惊叫着说∶「好个瞒法，你既娶我为妻，为何这样瞒我？」

必英说∶「怕文甫知道了不好意思。」

说着又搂住月仙，把二粒春药放入她阴道里，才一会工夫，月仙就急喊道∶「不好了，里边痒死了，快来呀！」

必英因为不必再隐瞒，于是使出以往各式花招，弄得月仙颠狂乱颤，嘴里直喊着快活。必英脱口说道∶「不是我用计，你哪能这麽快活。」

月仙问∶「用什麽计，如今你我已成夫妻，还瞒我麽做什麽？」

必英一高与，便将自己如何减刑出狱、如何设计陷害文甫、又如何计划娶她全盘托出。

隔天，月仙假意要去庙里进香，一离开家就直奔州府卫门，击鼓喊冤。知府升堂审案，听完月仙的陈述，当下差人逮捕必英和李禁子归案，每人重打四十大板後，俩人一一招认，于是打入牢中。

王文甫出狱後，忙问月仙原因，月仙回到家中，备妥酒饭，将必英所做的一切从头到尾叙说了一番。

文甫用手指向天说∶「苍天有眼，可怜我，如不是妻子喊冤，早就成枉死鬼了！」

後来红香来访，大家听完经过，悲喜交集。都说月仙割爱救夫是了不起的行为，而王文甫大难不死是福份。必英不久死在牢中，拖尸到荒野，乌鸦争咬，终于遭到恶报。【完】